



火车上过大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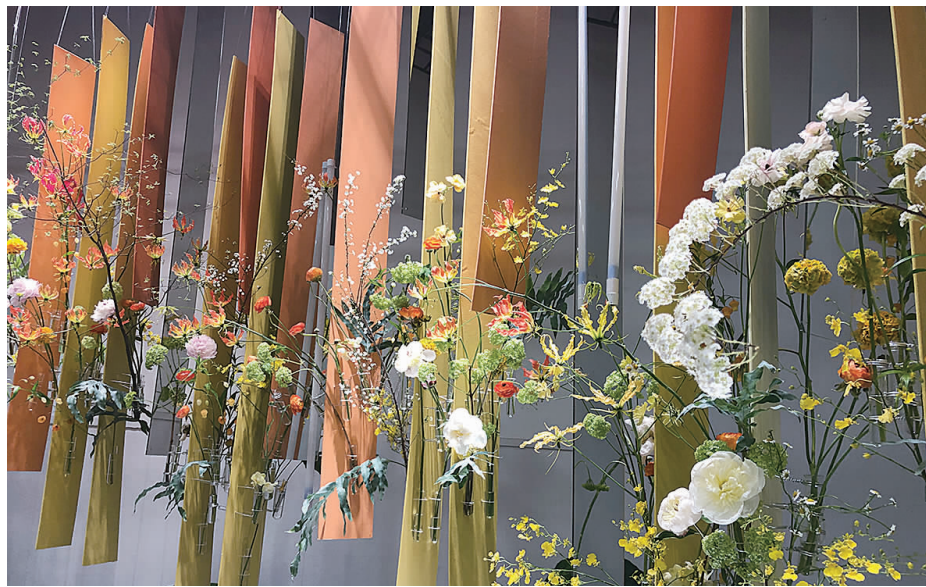
戴志伟

一九八四年春节前夕,我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出差。

七台河是个煤炭资源丰富的城市,当年脏乱穷,空中不时飘过粉煤灰,脚下踩着薄薄的污浊的雪泥尘。小年夜那天公干完毕,我就谢绝留下当地过年的盛情,登上了返回徐州的车程。

汽笛长鸣,车轮滚滚,铁道两旁的水面结冰厚厚,有许多男女少年蹬着冰刀,飞快地来回穿梭,象极了俯地冲刺的春燕。新世纪后,我才知道七台河是我国冰雪运动的人才基地,培养世界冠军的摇篮,曾勇夺女子冰道速滑桂冠的王濛、周洋都从此地走向世界体坛。

列车上旅客寥寥,短途多长途少。经牡丹江、在天津换乘后已是除夕夜晚,车上旅客更加稀少,我坐的那节车厢只有二三个人,空空荡荡,使人更觉寒气阵阵,独自在外



靛(摄影)

阿元

可怜兮兮。车在飞奔,夜色更浓,窗外,零零星星的礼花在远处开放,火光一闪一闪。人非无情,此时此刻思念家人的心思益发沉重。

“醒醒,请你到餐车同我们一起守岁,好吗?”懵懵懂懂中,被摇醒的我看到了一张亲切的脸庞。求之不得,随即起身跟随列车员穿过几节冷冷清清的车厢,眼前顿时一亮,餐车的灯光仿佛分外明媚,室温也格外暖和。伴随着欢快的广播乐曲声,列车员端来了一盘盘热气腾腾的水饺,列车长热情招呼不多的乘客,一起享用免费赠送的

饺子,恭祝旅客朋友们鼠年好,一路平安阖家幸福!

吃着水饺,温馨的心潮涌来,旅途再远也不觉寂寞,模模糊糊的窗外景色亦渐渐清晰起来,用现下话语“诗和远方”来形容此时的心境和处境并不为过。

天大亮了,车进站了,大年初一清晨,站在徐州火车站的月台上,等候开往沛屯的绿皮客车,我尝到了新的一年的浓浓味道,体验了世间人情的脉脉温暖。难忘,难忘,列车上过的大年夜!

过年

度金伟

年节将近,小区和大街上已经张灯结彩悬挂红灯笼。不知为什么,我觉得今年过年没有了往年的期待和热闹……

记得童年中最盼望过年,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。那时候过年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,母亲会带着姐姐哥哥一起打扫卫生,我们小的一般都溜出去玩了。那几天真忙,拆被子洗被子缝被子,擦玻璃擦门窗,擦柜子擦桌子扫地,把一年的积尘清扫出去,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亮堂堂。

年三十晚上,母亲总是会弄一桌好菜,让我们六个孩子吃好。家里兄弟姐妹多,过年不一定每人都有整套新衣服穿,但母亲总会让孩子们穿得整齐干净。那时候没有电视机,也没有春节联欢晚会,年三十晚上吃完年夜饭,大家围坐在一起,听父母讲年的故事,或者讲他们以前的故事。晚上,我们没有任何钱买鞭炮,一般是跑出去看别人放。

年三十晚上,母亲一般在我们睡着了以后,把压岁钱放在我们的枕头底下。初一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枕头下的压岁钱。压岁钱不多,但那是我们一年中唯一的一次,自己可以喜欢什么就买什么。

初一早上吃汤圆,甜甜糯糯的汤圆,象征这一年生活甜蜜圆满。记得大人们说,初一是不准扫地出门的,不然会把财神和福气扫出去。

对我们孩子们来说,最开心的事就是用压岁钱去买自己心仪已久的玩具和书籍。我们那时候的玩具是陀螺,贴画(刮片),毽子,玻璃弹子,橡皮筋等等。可能现在的孩子不懂贴画,那时候的贴画是上面印了三国演义、杨家将、红楼梦等历史故事中人物的小卡片。游戏是两个人玩,先一人出一张贴画,再把贴画卷一下放在地上,然后用手使劲地拍地上,手拍下的风会让贴画移动,如果贴画翻过来,拍的人就赢了,输家要另外再出一张贴画……

一年又一年,不知不觉间,如今我们已进入暮年。人生是一趟旅行,每段历程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。而所谓年味,是一种记性中的味道,不管怎样,我们都会带着这种味道走下去。尽管生活中仍有不如意……

不管哪个年龄段,过年为我们又长了一岁而祝贺!值此,向亲人和朋友们道一声:过年好!衷心祝愿大家冬日安康!虎年吉祥!

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张立敏

「花牛」年年红似火

陆新

早几天,我在“某多多”上买了一箱“花牛”苹果,没承想“某小圈”立马泄露了我的小“秘密”,一转眼的功夫就接到好几位熟友的“垂询”,而且都直奔主题——“花牛”苹果!说实话,他们真找对人了,因为我跟“花牛”苹果还确实有一点渊源呢!

我于1969年晚秋从上海奔赴甘肃腹地——两当“战天斗地”,后来又上调到千年古城天水工作,一待待了30年。那期间,每到苹果成熟的时候,秋色宜人的天水城里大街小巷飘溢着“花牛”的清香,婆婆奶奶们都钟情这既好看又好吃还便宜的红苹果,一挎篮一脸盆地买回家围着,给一家老小慢慢吃。你别说,这“花牛”苹果的模样长得就是讨人喜欢!它一袭浓红,身段秀美,五棱突出,大气端庄,仅凭颜值称之为“苹果仙子”实不为过!“花牛”苹果刚摘下时,果肉致密,汁多脆嫩,等到放上一段时日糖化后,更是香气浓郁,绵软如饴,带着沙沙的颗粒感,如用调羹一勺一勺挖着吃,入口即化。这正应了一首天水顺口溜,叫“上至九十九,下到抱在手,都爱吃‘花牛’,你说牛不牛?”我平日虽也爱吃常买“花牛”苹果,但从未细究它的子丑寅卯,直到改革开放后的那年初秋,天水市

筹办首届“花牛”苹果节,分派下来的任务是拍一部电视专题片,我这才带领摄制组,去追寻“花牛”苹果的前世今生。

天水,古称秦州,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。这里,不见西北的粗犷,却有江南的温婉。这里,好雨知时节,和风顺四季。这里,日夜温差大,光照条件佳,是著名的水果之乡。

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,天水就开始种植苹果。1956年,天水城郊甘里铺乡的花牛村大胆引进红元帅等优良苹果品种,在山寨的向阳坡上栽种了100亩实验田。辛勤的果农和聪慧的科技工作者十年寒暑洒心血,到了1965年,在香港国际博览会上,他们潜心培育的红苹果,无论是色度、果型、肉质还是含糖,经鉴别均优于当时号称世界王牌苹果的“蛇果”,一朝扬名天下知。

说来有趣,这一年,花牛村的1500公斤红苹果经天津口岸试销香港时,竟连个正式的名号都没有,工作人员只好用铅笔在包装箱的右上角随手标注上它的产地“花牛”二字,以便辨识。谁知“无心插柳柳成行”,从此,无名苹果有了名,从小有名气变得大名鼎鼎。

在花牛村,还传颂着这样一段妇孺皆知的佳话——

1965年金秋,“幸福不忘共产党,丰收感谢毛主席”的花牛村果农们,在两棵硕果累累的苹果树上精心挑选了88斤最大的“花



虎年大吉

徐汇区高安路一小 张语轩

牛”苹果,装在两个小木箱里寄往北京,请毛主席分享甜蜜的喜悦。半个月后,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代表毛主席回信致谢,还寄来人民币44元8角2分,作为这些苹果的费用。

这封饱含人民领袖与普通果农深情厚意的感谢信像春风,年年催开粉白娇艳的苹果花;这封被花牛村视如珍宝勒石树碑的感谢信像煦阳,岁岁映红千亩万亩“花牛”苹果……

如今,功勋卓著的“花牛”苹果,非但早已帮助果农们脱贫致富奔小康,还成为繁荣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。而天水“花牛”苹果也艳冠群芳,获奖无数,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,与美国“蛇果”、日本富士齐名跻身世界三大著名苹果品牌。

新春抒怀

林春

寒意渐淡冰霜薄,紫烟缭绕燕如梭。旺灶烹肴香百里,雏鸭拍翅掀绿波。生机满眼蓬勃景,旧垒无踪远眺阁。律回增岁又一载,扬鞭奋蹄锦程阔。

[注]律回:意谓春归。古代以律管测节气,铜管中装有芦灰,至某一节气,则相应管中的芦灰飞动。一年之中,又分为六律六吕,律吕交代。立春时,由吕转回律,故称律回。